

实体书店的细节

□陆小鹿

出去荡马路,我常会去书店里看看。虽说如今网购图书更为快捷便宜,但书店里的书香气息、文创用品,还有好喝的咖啡,始终是书店吸引我的地方。

这些年,上海开了不少特色书店。市场细分化,各家主打各家的特色,不雷同,不干篇一律,注重细节服务,这是好的趋势。只有不断完善自己,给顾客提供独特而满意的体验,实体书店才能抵抗住网店的竞争。

安福路的多抓鱼书店,是一家二手书店。货架、灯罩、窗格、支柱,清一色的墨绿色,仿佛置身于森林中,空气里飘满负离子氧气。书店内售卖的二手书,都做过消毒处理,品相好的和新书相差无几,阅读时没有卫生障碍,价格只有新书的一半甚至更低。倘若买回的书看完不想收藏,还可以继续卖给多抓鱼,让书得以循环漂流,再度发挥价值。闲逛时注意到一个细节,靠近收银台的窗户前摆放了一只木盒,盒子里堆满了牛仔布条。看过指示牌才知道,这是绑书带。顾客若购买多本书籍,可以自行用剪刀剪取适当长的布条,将书籍绑好带走。废弃的布条是户外品牌提供的边角余料,也是废物的二次利用,商品循环使用,减轻地球负担,又经济又环保,这是多抓鱼的绿色主旨。

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隔壁,开设了一间作家书店,这里邂逅作家的概率全上海最高。书店进门处摆放了一叠《文学报》和《作家文摘》,免费取阅,这是我唯一遇到的赠送报纸的书店。细节见真心,一进门就如沐春风,感受到作家书店对读者的厚爱。作家书店特色之一是能买到著名作家的签名书。书店贴心地为每位作家制作了醒目名片,金字澄、孙甘露、陈丹燕……一目了然,读者远远地就能看到作家名片,方便他们找到感兴趣的作家签名书。上海作协所在地原是一座私家花园,名叫“爱神花园”,花园里有一尊西方爱神普绪赫的雕塑,是花园原主人送给爱妻的四十岁礼物,这是“爱神花园”的标志性建筑。让人惊喜的是作家书店里竟然有“只此一家”的迷你版爱神雕塑售卖,我果断买下一只,包装袋上有凸版印刷的“作家书店”的字样,取了一份《作家文摘》塞进去,离开作家书店时,想借用一句老套的话来赞美它:“要比别人更优秀,只有在每一件小事上比功夫。”

皋兰路16号,原本是座东正教教堂,金字澄在《繁花》里写阿宝和蓓蒂小时候从假三层爬上屋顶,瓦片温热,眼里是半个卢湾区,西面后方,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,30年代俄侨建立,说的就是这座教堂,如今它被改造成一家售卖诗歌为主的书店。这家书店选书很棒,甄选了11国诗人的诗歌集和诗论,还有不少优质外文诗歌书籍。开在教堂里的诗歌书店,顾客除了可浏览诗歌之外,还可欣赏百年教堂的内部结构和华丽穹顶。书店里还有一间咖啡吧,陈列的家私非常独特:双翼飞行桌、湖泊写字桌、鹿角椅、银杏边几、鸟嘴橱……每件家私都备注了创意理念,赏心悦目。逛书店顺便也补课了家私审美。

长乐路上的朵云书院·戏剧店主打戏剧,售卖的主要是戏剧类书籍,书店里有一家餐厅,“朱丽叶蛋糕”“祝英台蛋糕”“梁山伯咖啡”……美食名字契合戏剧主题,足见用心。一个细节是书店里辟出了一隅,名为“戏剧人书单”,即戏剧人推荐的书单。濮存昕、孟京辉、陈薪伊……他们是戏剧人,也是阅读者。陈薪伊说:“因为人生有限,要选择性地读书。”喻荣军的推荐语是:“书店和剧场一样,是深度交流的地方。”不逛朵云戏剧店不知自己戏剧知识的薄弱,我买下契诃夫戏剧全集和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四本经典戏剧,回家补课。

位于上生·新所里的鸢屋书店,像是一个小型博物馆,各种珍贵书籍、文化用品,琳琅满目,甚至还将展览搬进了书店。逛一趟鸢屋,看了三个展,尤其看到雕塑艺术家和晃平的作品展,物超所值。书店四处挂着显示屏,自动显示店内WiFi密码,小小的细节省却顾客询问的不便。鸢屋服务最有特点之处在于,店内提供“生活提案”,现场随处可见“生活提案顾问”的提示卡。所谓“生活提案顾问”,可以理解为,导购是像一本活书籍的存在,顾客可以向导购咨询任何有关书籍的专业问题,这是网店很难提供的服务。

说起来,实体书店还是有其非常明显的优势,打动人的往往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。

471

任何一个行当:一门艺术或一门科学或一门技术,都是一个自足的精微世界。甚至行当里的某个专项,专项里的某个领域,领域里的某个问题……也都自成其世界,每个小世界,都不是那么容易得其门而入的。

我们能够在在一个行当、一个专项、一个领域甚至一个问题,成为行家,达到“通”的境界,就算不错了。在其他方面,我们不妨做个粉丝好了。

472

诗人(诗歌圈里的诗人)似乎总抱怨没有人读诗,诗在这个时代缺少读者,受到冷

遇。其实,诗和诗意到处都有,在流行歌曲里,在广告文案里,在网络段子里,甚至在签名档里……更不必说不属于“诗”的旧体诗了。任何时代都需要诗意,任何时代都不缺少诗的读者,只是诗人可能把“诗”看得太过狭隘而已。

一个排挤席慕蓉的诗歌界,值得大众投入多少关注呢?

473

在书店见到一本书:《斯坦因西域盗宝记》,又好气又好笑。其实就是著名的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》,民国时就有了向达的权威译本。想在无版权图书市场上分一杯羹,也就罢了,却擅自改成这样一个“爱国”的书名,占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九四



鱼米之乡:中国人的雅致饮食文化

[英]扶霞·邓洛普著 何雨珈译
中信出版集团

10余年前,英国美食作家扶霞爱上了江南和这里卓绝的美食文化。接下来的多年中,她常常回到这里,寻访专业厨师、民间高手、路边摊的美食“扫地僧”和乡野农人,记录故事、学习菜肴、品尝人间至味。在这片北至扬州、南至杭州、东至上海、西至南京的区域里,扶霞将多年来对江南饮食文化的观察与探索集结一册,150余道经典食谱,108种常备配料,24种烹饪技法,精巧雅致、包容平和,传统精髓被不动声色地安放于饮食文化和历史之中。

好莱坞往事

[美]文森特·布廖西等著 房小然等译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1969年夏天,美国洛杉矶发生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凶杀案,迅速占领了各大媒体头条。遇害者中包括导演波兰斯基心怀六甲的妻子——著名女星莎伦·塔特。细微的犯罪线索最终指向了查尔斯·曼森。此人有过多种种犯罪前科,与一群狂热的青年男女组建了“曼森家族”,共同生活在废弃的农场中。他是怎样操控这些信徒的?残忍杀戮的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离奇动机?作者是该案的检

官,在证据不足、案情扑朔迷离的艰难处境下,他如何与警方缜密侦查?如何起诉立案?又如何展开审判?这场惊心动魄且充斥着闹剧的漫长审判,揭示了一个怎样的美国?

三只忧伤的老虎

[古巴]吉列尔莫·卡夫雷拉·因凡特著 范晔译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代表作,是拉美“文学爆炸”风潮中最独特、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之一。这本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,开篇的场景是50年代哈瓦那最著名的夜店,经主持人介绍,一千人物纷纷亮相。而全书结构与此呼应,不同人物上场、下场,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声音呈现一段“剧目”,各个篇章共同构成一场盛大而炫目的演出。小说描写了50年代末哈瓦那的几位艺术家,但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他们,而是文学、电影、音乐以及回忆中的城市本身。

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

[英]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著 陆谷孙等译
译林出版社

本书从小说巨匠毛姆所著一百多篇短篇中精心遴选二十三篇代表作。作为现代社会的冷静观察者,毛姆用他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解剖人性,世俗男女们,在一幕幕悲欢冷暖的短章里,出演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传世角色。

反读书记(一六四)

□胡文辉

了便宜还卖乖,算什么呢?

当年陈垣将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编成目录,定名为《敦煌劫余录》,虽嫌过于“民族主义”,但既是中国人编的书,也无不可。可是,《西域考古记》是斯坦因写的啊,岂有代人家改成“盗宝记”的道理呢!

474

死的恐惧,如何克服?佛教的方法是将死亡渺小化,通过夸大生的痛苦以降低死的痛苦,视死亡为由生之苦海中解脱;儒家的方法是将死亡日常化,将死视为生的一部分,视死亡为生命的自然归宿;武士道的方法是将死亡仪式化,将死视为生的尊严之所系,视死亡为生命的高潮。

“真力弥满,老人固未老也。”

——钱锺书与

忘年交陈衍交往补遗(三)

□钱之俊

1934年2月19日,钱锺书作《论师友诗绝句》,除言及师友同学,如罗家伦、吴宓、陈柱、冯振、唐庆诒、叶长青、曹颀虞等,首当其冲石遗丈:

其笔直,其词曲,未可以论于堂皇也,虽为汉庭老吏之断狱。“诗中疏凿剔清浑,瘦硬通神骨可扪。其雨及时风肆好,匹国广大接随园。”陈诗老石遗。《千嘉诗台点将录》以宋公明比随园。

1934年2月23日,正月初十,钱锺书回上海上班(是日致函罗家伦,信中有“生还家度岁”之语)。2月26日,上课。钱锺书光华时期日记至2月28日止,正是元宵节也。

《石语》篇末钱锺书附记:“丈先后赠余诗三首,其二藏家中,遭乱,恐不可问,仅记一联云:‘仍温同被褥,共对一炉灰。’盖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也。”“二十三年阴历除夕”,是1935年2月3日,按钱锺书的回忆,陈衍又一次招他去苏州度岁。但从后来《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》看,这一年除夕陈衍似乎仍是在老家福州过的。(详见窦瑞敏《1934年除夕钱锺书是和陈衍在苏州度岁的吗?》,《上海书评》2021年6月11日)疑冰莫涣。

钱锺书最后一次见陈石遗,是在去牛津之前。1935年夏,钱锺书考取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,携新婚妻子杨季康将同赴英伦。行前(1935年5月10日),钱锺书随父赶去苏州胭脂桥陈衍处,贺其八十大寿。席散之际,陈衍感伤之至:“子将西渡,予欲南归,残年远道,恐此生无复见期。”(《石语》,第29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)

及至牛津,陈衍远寄贺诗(1935年12月作),《石语》题作“寄默存贤伉俪”,而陈衍手书作“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游”,《石遗室诗续集》卷八作“送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欧洲”,诗云:

青眼高歌久,于君慰已奢。旁行书满腹,同梦笔生花。对影前身月,双烟一气霞。乘槎(手稿等作“长风”)过万里,不是浪浮家。(《石语》,第46页)

“是年冬,余在牛津,丈寄诗来,有‘青眼高歌久,于君慰已奢’等语,余复书谢。”(《石语》,第29页)陈衍先后赠钱锺书三首诗,只此一首留存。晚年钱锺书仍将该诗之手迹悬于室内,可见珍视。

1937年7月8日,陈衍于福州病逝。“二十六年夏,得许大千信,则丈以疝气卒矣。唏嘘恻怆,为诗以哭。中日战事寻起,而家而国,丧乱弘多,遂无暇传其人,论其志行学问。息壤在彼,斯愿不知何日偿也。”(《石语》,第29页)“诗”即《石遗先生挽诗》,后收入惜字如金之诗集《槐聚诗存》。其诗下自注云:“先生《续诗话》评余二十岁时诗,以汤卿谋、黄仲则为戒。”(钱锺书《槐聚诗存》,第17页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)念念不忘,甚感其当年推崇、宠爱之道。

1938年2月,钱锺书已从伦敦转到巴黎,仍对石遗老人心有记挂,暇余回想当年苏州夜话(“二十一年阴历除夕”),竟提笔成奇书——《石语》。